



温泉

Thermal Springs

[法] 莫泊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法]莫泊桑 著

温泉

WENQUA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泉/ (法) 莫泊桑著; 高胜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温... II. ①莫... ②高...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64 号

温泉

译者: 高胜义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莫泊桑(1850~1893)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齐名,被誉为短篇小说巨匠。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舅舅是诗人和小说家,母亲也颇有文学修养。十三岁在老师指导下开始各种体裁的写作。1870年到巴黎攻读法学,适逢普法战争爆发,遂应征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对他精心指导,要求非常严格。老师对艺术的认真态度和文学观点,对莫泊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莫泊桑的创作同时又受到左拉等人的影响,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莫泊桑长期受疾病的折磨,他始终是在和病魔斗争中进行创作。九十年代初莫泊桑因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1893年去世,年仅四十三岁。他的传世之作绝大部分是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创作的。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除了《羊脂球》(1880)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还创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883)、《两个朋友》(1883)、《项链》(1884)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短篇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第二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赞颂其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如《归来》;第三是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如《羊脂球》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代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达到比较高的成就。《一生》、《漂亮朋友》、《温泉》、《两兄弟》、《像死一般坚强》、《我们的心》六部长篇小说,主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黑暗内幕:内阁要员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统治集团腐朽、贪婪、尔虞我诈、荒淫无耻。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也寄予了深切同情。莫泊桑还有三部游记以

及众多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文章。

莫泊桑对自然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力。他能捕捉景物间的细微差别,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小说世界,令人心旷神怡。莫泊桑的语言不以纤巧华美的词藻取胜,而是平易通俗、准确有力,没有丝毫晦涩的东西。由于语言的纯粹,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已经成为法语学习者的范文。

《温泉》是他后期的一个重要长篇。这时莫泊桑的创作方向有所改变,更多关注人本身写出了一些心理小说,比如《两兄弟》。所以《温泉》虽然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批判的尖锐性相对《漂亮朋友》有所减弱。但作品体现了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底,还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编 者

上 卷

第一章

那些习惯早起而且最先去沐浴的人，已经从浴室里出来了。他们或者是两个人相伴或者是单独地在大树底下，沿着那条从昂华尔的山隘流出来的小溪悠闲地散步。

别的浴客从昂华尔镇上走过来，随即也匆匆地走进了浴室。那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底层是专为温泉治疗而设置的，二楼是乐园，咖啡座和台球室。

自从潘恩非医生在昂华尔山谷的尽头发现了这股泉水——他称做潘恩非温泉——以来，当地和附近的几个地主们，胆怯的投机者们，就打定了主意，在沃韦尔尼省的这个风景幽绝的小山谷中央，建造一所可做各种用途的大房子，能够同时供治疗和娱乐之用。房子底层出售矿泉水，淋浴和盆浴，上层呢，有甜味烧酒、啤酒和音乐。这里自然环境虽然荒野，却很叫人愉悦，随地都有高大的栗树和核桃树。

为了建造一个在任何温泉城市都不可缺少的风景区，他们沿着那条小溪围了一部分凹地，在那里开辟了三条小路，其中一条几乎是笔直的，而另外两条却是弯弯曲曲绕着的。在第一条小路尽头，引了一道由泉水源头上分过来的人工泉水，使它在一个用水泥修砌的大水槽里涌上来，水槽上面盖着一个茅草顶棚，由一个被大家亲切地称做玛利的、神情冷淡的妇人管理着。那个沉静的沃韦尔尼妇人戴着一顶永远雪白的小帽子，全身罩在一条掩住工作服的永远很洁净的大围裙里，每逢望见浴客在小路上朝她走过来，她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认清楚了那个人，她就在她那只活动玻璃柜子里检出那个人的玻璃杯子，随后用一只装着长柄的锌质小瓢从从容容地把泉水装满了杯子。

浴客神色黯淡，但看见她时就微笑了，喝完了水，交还了杯子，向她说声：“谢谢，玛利！”随后转过身来走了。于是玛利重新坐在她那把麦秸靠垫的椅子上，等候接着而来的下一个浴客。

浴客们的人数并不多。昂华尔温泉站是在六年之前才开始接收病人的，虽经过六年的营业，但顾客的人数比刚开业的时候多不了好多，约摸一共有五十来人，而且大部分是为了欣赏当地风景而来的：

首先因为昂华尔这个小市镇有着令人神往的幽美，它完全淹没在参天的大树中，弯曲的树干像房子一样粗大，其次因为山岭重峦叠嶂，素来以富于隘道出名，尤其那一段异样的小山谷对着沃韦尔尼省的大平原展开，却突然在那座竖着好些死火山喷口的高山脚下终止，在一条形态狞恶峥嵘的裂隙边终止。裂隙当中满布着崩塌了的或者尚未崩塌而使人感到胆战心惊的岩石，还有一道溪水从好些巨大的石头顶上像瀑布一样直泻下来，在岩石下面形成一个不小的水塘。

这座温泉站像别的温泉站一样，也是由一本宣传小册子开始的，当时小册子的作者就是潘恩非医生。他首先用冠冕的和感叹的文体来极力赞美本地的阿尔卑斯山式的吸引力，他只使用些经过选择的华美的形容词，那些能够制造印象却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他说附近各处都是清幽的，满是美不胜收明媚可爱的风景，就连那些近在咫尺的散步的地方，也都有一种能使艺术家和游鉴者精神感动的奇景。随后，小册子的叙述突然不用转折，就落到潘恩非温泉的治疗功用上去了，说温泉含有重碳酸盐，钠质的，混合的，轻酸性的，而且还有锂有铁等等……能够治好一切病症，并且列举了那些病症，合而称之为：“特别臣服于昂华尔温泉的慢性的或者急性的病症”；而且分门别类列举出了对种种病人都有安慰力的长单子。在小册子的末尾，还载出了有关日常生活的情形，例如住宿、饮食以及旅馆的价目。因为昂华尔镇的三家旅馆，都是和这所医疗娱乐两者兼营的浴室同时出现的。大光明旅社，簇新地建在那个能够俯瞰温泉的山坡上；温泉旅社，是旧客店重新装修改造的；韦德耶旅社，是收买三栋相连住宅再打通合并做一栋改造的。

除了这三家旅馆同时出现之外，随后某天早上，镇上又发现有两个医生新设置了诊所。谁也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来的，因为在温泉城市里，医生们都好像是从泉水里冒出来的气泡似的。这两位医生就是何诺拉医生和拉多恩医生，第一位是沃韦尔尼人，第二位是从巴黎来的。一种猛烈的怨恨随即在拉多恩医生和潘恩非医生之间爆发了，而何诺拉医生，那个胡子刮得很干净和衣服穿得很清洁的胖子，素来是微笑的和柔和的，向第一位伸着右手，向第二位伸着左手，和他们的关系都保持得不坏。但是潘恩非医生却以昂华尔的温泉站和浴室的医务视察头衔统治着全局。

这条街是他的势力范围，而浴室是他的所有物。他在那儿消磨白天的光阴，并且有人说他黑夜也不走开。每天上午，他百十来次地从他那所紧靠着城镇的住宅，走向他在浴室门口过道右边设立的诊疗室，如同躲在网里的蜘蛛似的，埋伏在那儿，窥探病人们的来来往往，用一副严厉的眼光监视自己的病人，用一副愤怒的眼光监视其余两位医生的病人。他几乎用一种像是海船船长的姿态去招呼大家，而这对于新到的病人，不是使他们感到宽慰，而是使得他们感到恐

怖。

这一天，他正迈着快步走着，快得使他那件旧式方襟大礼服的两幅宽大的衣襟，飘动得像是鸟儿的两只翅膀，忽然听见有人叫着：“医生！”他立刻停住了脚步。

他转过了身子，他那副干瘦的脸挂着好些发黑的皱纹，长着好些不常修剪的灰白胡子，因此显得又皱又脏，这时候他极力微笑着，并且脱了他那顶有些破损而且还染着油污的丝光高型大礼帽，露出了满头的灰白头发——这头发就是他的竞争者拉多恩医生用嘲笑口吻称为“灰尘头发”的。随后他向前走了一步，鞠了个躬，低声说：“早安，侯爵，今天早上您可好？”

一个修饰很讲究的矮个儿，洛佛内尔侯爵，向医生伸着手，回答道：

“很好，医生，很好，至少不算坏。我还有些腰痛，不过总算是好了一些，好得多了，而且到现在我还不过洗了十次温泉浴。去年我要洗到第十六次才有些效果，您可还记得？”

“是呀，我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这并不是我想向您说的。我女儿今天早上到了这儿，所以我想首先跟您谈谈她的情形，因为我的女婿昂台尔马，韦勒·昂台尔马，那个银行家……”

“是呀，我知道。”

“我的女婿有一封写给拉多恩医生的介绍信，我呢，我只对您有信心，所以我请您答应先到旅社走一趟，先走一趟……您可明白……我宁愿先把事实跟您说说……您现在可有时间？”

潘恩非医生重新戴上帽子，很受感动，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他立刻回答道：

“我有时间，马上可以去。您可愿意我陪您同去？”

“那是当然的。”

他们立即转过身来，迈着快步由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坡上的大光明旅社走去。当初那旅社为了使旅客们望得见远一点的风光，就建造在山坡上。

走到二楼，他们就进了一间客厅，那是同洛佛内尔和昂台尔马两家住的屋子相连的客厅。侯爵让医生在客厅里等着，自己去叫他的女儿。

他几乎立刻就带着她转来了。那是一个长着一头金黄头发的妇人，身材不很高，血色看上去也不充足，但相貌很漂亮，神情看上去像是个孩子，尤其是她那双大胆地左右顾盼的蔚蓝色的眼睛使这个娇小玲珑的人，具有一种刚毅而妩媚的情趣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个性。她并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泛泛地不舒服，发愁，无缘由地一动就哭，没来由地发脾气。概括说来，就是多少害着点贫血症。此外，她很盼望

有一个孩子，但结婚两年多来，她只是徒然等候着。

潘恩非医生肯定昂华尔的温泉对她是有特效的，并且立刻开了方子。

他的方子素来像是一份公诉状，看起来很怕人。

方子是写在一张小学生用的白纸上面的，列成了好些条文，字数二三行不等，字体狂乱，尽是刀尖一般凌乱伸起的字母。

条文下面列出种种应当由病人在早上、中午或者晚上空肚子去服的药水，药丸，药粉，前后相接，神态狰狞。

所以一看方子，旁人总以为读到了一篇这样的东西：“案据某某先生身染某种慢性的无法治疗势必致命的病症，他应当服用下列各种药品：

第一——应当服些硫酸奎宁，这药必然能使他耳聋和失去记忆；

第二——应当服些溴化钾，这药必然能使他倒胃口，削弱一切机能，多生疮疮和鼻息发臭；

第三——应当服些碘化钾，这药必然能使他身上的一切分泌腺，脑部的和其余的器官全部干枯，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使他除变成阳痿以外，还变成一个傻子；

第四——应当服些水杨酸钠，这药的治疗功用还没有证明，不过病人服用以后，或许会在闪电般的情形之下忽然猝死。

同时还可以服点能使人发痴的三绿乙醚，服点会毁伤视觉器官的颠茄；以及一切使人败坏血液，腐蚀器官，消耗骨骼的植物溶液和矿物调合剂等等，都可以多少服一点。这样，不死于疾病的人必定会死于药物。”

医生在那张纸的正面和反面写了好久，随后，如同一个法官签署一件死刑判决书似的签了名。

那个年轻妇人坐在对面瞧着他，她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她的嘴唇角儿已经有点儿动了。

他恭恭敬敬地行过告别礼就走了。他一走， she 就把那张写黑了的纸揉成一团，随后向着壁炉里一扔，终于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噢！父亲，你在哪儿发现了这一件化石？他真完全像是一个沽衣店的商人……噢！这是你做的好事，把一个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医生从土里掘出来！……唉！他真是可笑极了……脏透了……对呀……脏透了……真是，我相信他把我的笔杆儿都弄脏了……”

这时门开了，父女俩听见昂台尔马的声音：“请进，医生！”拉多恩医生随即出现了。这位从巴黎来的医生身体笔挺而瘦长，颇有礼貌，看不出年纪，身上穿着漂亮的短上衣，手里拿着一顶丝光高型大礼帽——在沃韦尔尼各处温泉站开业的医生都戴这种礼帽——他满脸光光没有一点胡子，像是一个在乡村歇夏的演员。

侯爵发呆了，既不知道怎样说，也不知道怎样做。这时候，他的

女儿正用手帕掩在嘴上，假装咳嗽的样子，使自己不至于当着这个新进来的人狂笑。拉多恩医生用沉稳的态度打了招呼，依照年轻妇人的手势坐下。昂台尔马跟在医生的后面，仔细向他说起他妻子的情形，她种种不舒服的状态，以及巴黎的医生们在诊察后的见解。最后他又说起自己根据那些用专门术语说明的特殊理由而得来的个人见解。

昂台尔马不算年轻，是个犹太人，以替旁人经纪财产为职业。他在那种业务范围中做得很精明，并且行行都精通；他随机应变的本领，理解事物的准确和判断力的可靠真是令人惊奇。在身材的比例上，他是过于鲜润而不十分结实，但说起话来，口才非常的好。

他从前用狡猾的手腕娶了洛佛内尔侯爵的女儿，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投机业扩张到一个本来不属于他固有的社会里去。并且侯爵每年的息金收入约摸有三万金法郎上下，而子女一共只有两人。昂台尔马先生的家财，在他三十岁结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五六百万，而他那时的投资又可以使它达到一千万或者一千二百万的数目。洛佛内尔先生是个优柔寡断、变动不定而且意志薄弱的人，最初他愤怒地拒绝过旁人提议的这种婚姻，想起亲生的女儿要嫁给一个犹太人，心里便很不以为然，但是，经过半年的抵抗，他在累积的金钱压力之下让步了，惟一的条件就是，将来的孩子必须在天主教的范围之内受教育。

他们一直等待着，然而孩子却一点消息都没有。侯爵醉心于昂华尔的温泉已经两年了，这时候他想起了潘恩非医生的小册子里温泉医得好不怀孕的妇女的话。

所以他把他的女儿带到昂华尔来了，为了替她安顿一下，他的女婿也陪着她来了，并且根据巴黎家庭医生的指导，把她托付给了拉多恩医生，以便能够随时给她诊疗，因此昂台尔马一到昂华尔就去找拉多恩医生了。现在他向医生说完了自己的见解之后，又接连列举了他妻子身上已经证明的种种病症。最后他又说起自己因为孩子的希望落空而内心遭受的种种痛苦。

拉多恩医生让他一直把话说完，随后他转过脸来向着年轻妇人问：

“您可还有话要补充，夫人？”

她郑重地回答：

“没有，一点也没有，先生。”

他接着说：

“那么，我请您宽掉您的旅行外衣和腰甲，只穿上一件简单的白浴衣，全白的浴衣。”

她有些诧异，他就简要地说明了他的方法：

“老天，夫人，那是很简单的。在从前，人们相信好多种病全是由

血液里或器官上的某种缺点引发的，而今天，我们在许多病例之中，尤其是在您的特殊病例之中，只简单地设想：您所得的这些无从确定的不舒服现象，甚至于其他好些严重的，很严重的，可以致死的疾病，可能是由某一件不重要的器官的病变引起的，也就是说，在种种容易确定的影响之下，某种器官有了一种损害邻近器官的不正常发展，因而破坏了人体全部的调和以及人体全部的均势，这就必然变更或者停止人体的种种机能，妨害其他器官的自然运转。

所以假定胃囊发肿，心脏的运动就会受到妨碍，它的跳动就会变成剧烈的，不规律的，有时候甚或是时断时续的，这就可能使人误以为是心脏病了。肝脏的发胀或者某些腺的发胀，都能够产生好些扰乱，而这些扰乱常常被那些不大爱观察的医生们归罪于成百累千毫不相干的原因。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事，就是要查明一个病人全部器官的体积以及它的位置是否都是正常的。因为只需有很小的小毛病就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因此，倘若您允许的话，夫人，我就要来很细心地给您诊断，并且把您各项器官的界限、体积和位置画在您的浴衣上面。”

他把帽子搁在一把椅子上，很自如地谈着，他那张宽嘴巴张开又闭上，在两边刮得光光的脸蛋儿上形成两条深深的皱纹，这种样子使他更像是一个神父。

昂台尔马兴高采烈，高声说道：“不错，不错，很有道理，很高明，很新颖，很有现代感。”

在他嘴里，“很有现代感”这几个字，是赞美的最高峰。

年轻妇人很开心了，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分钟，穿着一件全白的浴衣重新走了出来。

医生要她躺在一张躺椅上，随后从衣袋里取出一支笔来，那是有三个笔头的，一黑，一红，一蓝。他着手在这个新顾客身上听诊了，他在浴衣上面画了好些颜色不同的短线条，标出各种诊断的结果。

经过一刻钟工作之后，她像是一幅地图了。图上不仅像是标出了大陆，海洋，海峡，河流，国家和城市，而且还像是列出大地上一切部别的名称，因为医生在每条分界线上写了两个或者三个只有他看得懂的拉丁字母。

等到听过了昂台尔马夫人内脏的声音，又敲过了她身上的一切响亮的或者不响亮的部分以后，他从衣袋又取出一本红皮烫金的手册来。手册的内容是按着字母先后次序分列的，他查过手册的通检表，照着次序揭开，然后写着：“诊断第六三四七号。——昂……夫人，二十一岁。”

随后，他把浴衣上用种种不同颜色所做的记载从头到脚都重看一遍，如同埃及考古学家判别象形文字似的读着，尔后他把那些记载

都抄在了手册上。

他抄完了以后，说道：“一点放心不下的事都没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也没有，只是有点轻微的，很轻微的腺外浸润的毛病，大概洗上三十来次轻酸性的温泉浴就可以治好。此外，您每天午前要喝三次矿泉水，每次半杯，其他概用不着。四五天之后，我再来看您。”随后，他站起来，致敬之后便匆匆走出去了。这又使大家都吃了一惊，这种匆促告别的情形正是他的派头，他的出众之处，他独有的标志，他认为这样的走法是很好的派头，并且可以使那些找他诊治的病人得到深刻的印象。

昂台尔马夫人跑到镜子跟前看着自己，突然她发出一种孩子似的快活的大笑，笑得全身都抖动起来。

“哈！他们真有趣，他们真是稀奇古怪！说呀，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我马上要见见他！韦勒，快去替我找来！应当还有第三个，我要见见他。”

丈夫发呆了，问道：

“怎么，第三个，第三个什么？”

侯爵不得不解释一下，表示些歉意，因为他有点害怕他的女婿。他说潘恩非医生曾经来看过他，他便介绍了这个医生到基督英这儿，为的是要了解医生的见解，因为他非常相信这个老医生的经验，老医生是本地生长的，而且温泉又是他首先发现的。

昂台尔马耸了耸肩头，表示只有拉多恩医生可以治疗他的妻子。这就又使得侯爵焦急起来，于是考虑到应该如何补救，才不至于使那个容易暴怒的潘恩非医生感到不愉快。

基督英问道：“贡特朗可在这儿？”这个贡特朗是她的哥哥。

她父亲回答：

“在这儿，他已经到了四天。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常常谈起的波尔·布莱第尼，现在他俩正一块儿在沃韦尔尼省周游。他俩都是从塔尔山和蒲尔布勒那一带过来的，下星期六，他们还要动身到甘德去。”

随后他问基督英，昨天在铁路上过了一宿，现在是不是想在午饭前去休息一下；但是她昨晚在卧车上睡得很好，所以她说要花一小时去梳妆，然后她想去参观昂华尔镇和这儿的浴室。

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都回到了各自的屋子里，等候她梳妆打扮。

不久她叫人去请他们，后来他们便一同下了坡。最初一望见昂华尔镇她便感到兴奋不已。那个镇子是建在树林浓密的一个深奥的小山谷当中的，山谷各处仿佛都受到好些高得像小山一样的栗树的封锁，无论在哪儿，在住宅的门前，或在院子里，以及在街上，都是绿树掩映，芳草绕宅，生长三四百年的大树依旧枝繁叶茂。这儿到处都是泉眼，在一块竖立的黑石头上穿出一个不大的小孔，一道清泉就会

从中喷射出来，形成一股优美的弧线落在一个水槽里。此外还有一种新鲜的畜舍气息在这种浓密的绿阴下面轻轻荡漾，令人心旷神怡。有好些沃韦尔尼妇人，或者在街上慢慢地行走，或者站在自己的住宅外边，纺锤杆子插在腰里，用活泼的指头纺着黑毛线。她们的短裙掩不住穿着蓝袜子的干瘦的踝骨，她们的上衣没有袖子，只用类似背带的东西把它挂在肩上，使得粗布衬衣的短袖子亮在外边，露出两条干瘦的胳膊和两只瘦骨嶙峋的手来。

这时，在这几位散步的人面前，忽然涌出一阵跳跳蹦蹦的古怪音乐。听起来像是一架声音微弱的手摇风琴，一架用破了的、呼吸急促的、有毛病的手摇风琴。

基督英嚷着问：

“这是什么？”

她父亲笑了起来：

“这是昂华尔乐园里的乐队，一共有四个人，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噪音。”

于是他引着她去看一张贴在一个农庄角上的红纸黑字的广告：

昂华尔乐园

七月六日星期六——大演奏会。

主持人：玛尔兑勒先生，巴黎国营奥迪雍剧场演员。

组织人：著名作曲家圣郎德里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第二名大奖获得者。

钢琴师：余韦勒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优等奖状获得者。

笛 师：诺瓦罗先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奖状获得者。

低音大提琴师：尼戈尔狄先生，比京皇家音乐学会奖状获得者。

大演奏会完毕后，名剧大表演：

林中的迷路者（独幕喜剧）

编 剧：卜安蒂基先生。

剧中人：扮演者姓名 出身

拉班德……玛尔兑勒……巴黎国营奥迪雍剧场。

雷佛叶……贝蒂尼韦勒……巴黎滑稽剧场。

冉 昂……洛巴尔末……幡尔多市营大剧场。

菲丽嫫……沃迪兰小姐……巴黎国营奥迪雍剧场。

在表演期间，乐队仍将由著名作曲家圣郎德里先生指挥。

基督英很响亮地读了一遍，她笑了，她感到很奇怪。她父亲接着说：

“喔！你一定觉得他们很好玩，那么我们就去看一看吧。”

他们向右一转，走到了风景区里。浴客们正悠闲地在小路上散步，喝过他们的矿泉水就一个个走开了。有几个坐在长凳上的人，用他们的手杖或者阳伞，在沙子上胡乱划着好些线条。他们不说话，仿佛什么也不考虑，仅仅是勉强活着，他们仿佛由于温泉站的枯闷而麻痹瘫痪了，只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怎样演奏出来的乐队的古怪声音在温和宁静的空气中跳跳蹦蹦，它从树阴下面掠过来，仿佛要使这些忧郁的行路者活动起来。

有人叫道“基督英！”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的哥哥贡特朗。他跑过来吻了吻她的脸颊，又和昂台尔马握了握手，随后他就挽着他妹妹的胳膊走开了，将他的父亲和妹夫丢在了后面。

他是一个很出众的大孩子，像他妹妹一样喜欢说笑，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定见，自己对于大事从来漠不关心，但是他却时常想着追求千数金法郎上下的小借款。

“我先头以为你还没有起床，”贡特朗说，“不然的话，我早去吻你了。此外，波尔今天早上带我到圣庭碉楼村里的古堡去玩了。”

“波尔是谁？噢，对呀，是你的朋友！”

“波尔·布莱第尼，你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正在沐浴。”

“他生病了？”

“没有。不过他同样需要治疗。他新近害了恋爱病。”

“所以为了恢复原状，他现在去洗轻酸性的温泉浴了。那是叫做‘轻酸性’的，对吗？”

“是的。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哈！他从前很伤心过。他是一个爱激动的、可怕的孩子，他差点送了命。他曾经想杀掉她，那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有名的女演员。他发狂似的爱上了她。她呢，当然对他并不忠实，这就造成了很可怕的悲剧。因此，我就带着他来了。眼下，他的情形好多了，不过他还丢不下那个念头。”

刚才，她还微笑着，现在，她变的严肃了，说道：

“将来看见他，我一定会觉得好玩。”

然而，对她说来，“爱情”这两个字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她有时也想到过爱情，正和一个穷人想着一串珍珠项链一样，想着一圈金刚钻压发圆梳一样，对于这种可能的不过也是遥远的东西也抱着一种愿望。她是根据几本在无聊时候读过的小说来想像爱情的，从没对它十分重视过。她的生性是快乐的，娴静的和容易满足的，因此她从来不大有什么梦想；并且，尽管结婚已经两年半之久，她仍旧没有从天真少女们生活着的那种酣睡中苏醒过来，仍旧没有从那种在某些妇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一切官能上至死不醒的酣睡中间

苏醒过来。所以人生在基督英眼里是简单的和善意的，并没有什么错杂和纠纷，她从没有探索过其中的意义和缘故。她活着，睡着，笑着，考究地装饰着自己，她是满意的！她还能够要求什么更多的呢？

从前有人把昂台尔马介绍给她做未婚夫的时候，她最初是拒绝的，听见要做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她心里便感到了一阵儿童式的愤怒。起先，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同情于她的厌恶，和她一致用一种断然的拒绝做了答复。不久，昂台尔马失踪了，装死人了，但是，在三个月之后，他借了两万以上的金法郎给贡特朗，侯爵因为另外许多的理由也开始改变了意见。首先从原则上说，侯爵遇到有人坚持的时候，由于自私作用又一心指望省事，他一向是让步的。所以他的儿女议论过他：“噢！爸爸从来都是糊里糊涂的。”那是事实。没有见解，没有信仰，他只有随时起变化的兴趣。有时候，他用一阵暂时的诗人意味的狂热，自附于他本阶级的陈古传统，指望有一个国王，而且这国王必须是聪明的，自由主义的，开明的，能够跟着时代前进的；有时候，读过了福史莱的或某个民主思想家的一本著作以后，他又恋恋于人类平等，恋恋于现代思想，恋恋于贫穷痛苦受压迫者的种种翻身的要求。他是什么都相信的，不过相信的对象却因时而异。他的一个老女友伊嘉东夫人和好多犹太人有来往，因此她竭力促成基督英和昂台尔马的婚姻，在对侯爵开导的时候，她很清楚用那些理由能够打动他。

她对他指出犹太民族已经到了复仇的时候，她说在以前，他们正像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人民一样是被压迫的民族，而现在，快要用金钱的势力压倒其他民族了。侯爵固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深信上帝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具有立法作用的概念，较之简单的“正义”概念更适合于保存世上的愚人、庸人和生性懦怯的人，所以他对于种种宗教都抱着一种一视同仁的敬佩态度；而且把孔夫子，穆罕默德和基督耶稣混为一谈，对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相等的诚实的尊敬。因此，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事实，在他看来简直不仅是一件原始的罪恶，而且也是一件政治上的大失策。所以旁人只需三五个星期，就能够使侯爵同情于在世界上各处都受迫害的犹太人，而对他们那种不露声色的、无休止的、万能的工作大加赞美。于是他突然用另外的眼光注视他们的辉煌胜利了，认为那是他们经过长期屈辱后应得到的公平补偿。他仿佛看见他们正统治着那些身为百姓的国王们，支持王位或者听其崩溃，使一个国家如同一家酒店那样垮台；他想像他们在那些变的卑微的王公们面前都是那么得意洋洋，他们把恶浊的黄金扔到那些最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的半开着的宝库里，然后换取一个个贵族的头衔和一份份铁路建筑的特许状。

于是，他同意韦勒·昂台尔马和基督英·洛佛内尔的婚姻了。

至于基督英，她又受着伊嘉东夫人不动声色的压力，这妇人本是

她母亲的生前好友，在侯爵夫人死了以后，她变成了基督英的亲密导师。这个导师的压力和父亲的压力合并在一块儿，又遇着哥哥的自私自利的漠然态度，她也就同意嫁给这个很有钱的胖孩子了——尽管他并不丑陋，可是她不大喜欢他。她同意嫁给他，正像是她可以答应到一个令人不惬意的地方避暑一样。

现在，她觉得他是个好脾气的孩子，殷勤，不愚笨，在亲昵生活中并不粗俗，但是她仍旧时常和忘恩负义的贡特朗嘲笑他。

他向她说：“你丈夫的颜色比从前更粉红了，头发也更秃了，他像是一朵病了的花朵，或者一只剃了毛的乳猪。他从哪儿弄到这种颜色的？”

她回答：“我对你保证这绝对与我无关。某些日子，我真想把他贴在一个糖果盒子上做商标。”

他兄妹俩这样说着，已经走到昂华尔的浴室的大门外了。

有两个男人坐在大门两边的麦秸靠垫的椅子上，背靠着墙，嘴里叼着烟斗。

贡特朗说：

“你看，那两个家伙。看左边的那一个，戴着一顶希腊小帽的驼子！那是布兰达老头，以前在立雍市监狱里当看守，现在变成了这个浴室里的稽查，差不多就是营业主任。在他看来，这与他在监狱当看守没什么不同，所以他现在管理病人如同他从前管理囚犯一样。于是浴客们始终全是囚犯，沐浴的雅座都是囚房，淋浴的厅子是地牢，而潘恩非医生使用巴拉杜克氏的测深法替病人洗胃的地方是神秘的苦刑室。他对于任何男人都不打招呼，道理就是一切判了罪的男性都是不值得敬重的人。可是他对于妇女们却比较客气，不过客气当中却也掺杂着好些诧异，因为在立雍监狱里，他没有看守过女囚犯。那个巢窟本是仅仅为男性而设的，所以他还没有和女性谈天的习惯。另一个呢，是出纳员。我现在帮你去教他写你的姓名，你来看吧。”

于是贡特朗找着右边的那个人，慢慢地对他说：

“塞米诺先生，这是我妹妹昂台尔马夫人，她想买一张沐浴十二次的长期票。”

出纳员是个长得又长又瘦，神色很可怜的人，他站起来，走进了潘恩非医生诊疗室对面的办公室，打开了账簿并且问道：

“姓什么？”

“昂台尔马。”

“您说是……”

“怎么读的？”

“昂—台—尔—马。”

“很好。”

于是他慢慢地写着，等到写完之后，贡特朗问：

“您能把我妹妹的姓再读一遍给我听吗？”

“成，先生。昂胎尔巴夫人。”

基督英笑的连眼泪都出来了。买好了票，她随后问道：

“楼上是什么声音？”

贡特朗挽着她的胳膊说：

“去看看吧。”

好些吵闹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他俩上了楼，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很大的咖啡座，中间摆着一张球台，有两个男人分开站在球台的两边，他俩都脱去了上衣，手里各自握着一根球杆，正怒气冲天地大嚷着。

“十八个。”

“十七个。”

“我告诉您说我打中了十八个。”

“不对，您只打中了十七个。”

那是这乐园的营业主任玛尔兑勒先生，巴黎国营奥迪雍剧场的演员，和剧团的丑角洛巴尔末先生，波尔多市营大剧场的演员，打着台球做日常的消遣。

玛尔兑勒原是个跑江湖的丑角，曾经跑过好些码头，后来才主持昂华尔乐园。他那庞大而疲软的肚子，系着一条不知如何系稳的裤子，衬衣都在里面晃动。他整天畅饮那些为浴客们预备的种种饮料。他那两撇军官式的大髭须，从早到晚受着啤酒泡沫和甜味烧酒的黏液两件东西的滋润；他在那个被他邀请过来的老丑角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台球瘾。

刚一起床，他们就动手来对局了，对骂着，互相威胁着，仅仅留一点时间吃午饭，而且一点也不理会别的顾客要他们让出球台的要求，所以大家都避开他们。他们从不觉得生活没有趣味，尽管玛尔兑勒的企业在季节之末就要倒闭。

乐园的出纳是个女的，神情疲乏，每天从早到晚瞧着这两个乐此不疲的打球人。

贡特朗拉着他的妹妹说：

“我们去风景区吧，那儿要凉爽些。”

走到了浴室的尽头，他们忽然看见乐队正在一个中国式的亭子里演奏。

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正用狂热的态度拉着提琴，利用自己的头，利用一头按着拍子摇动的长发，利用身体的一屈一伸和左摇右晃如同乐队队长的指挥棒似的，指挥着三个坐在他对面的音乐师，这个人正是著名作曲家圣郎德里。

他的三个助手，一个是钢琴师，他的钢琴装着小轮子，每天早上从浴室的过道推到亭子里；一个是笛师，是个很粗壮的胖子，他吹笛